

华晓宁 / 著

DESIGN OF THE ARCHITECTURES
INTERGRATED WITH LANDSCAPE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



東南大學 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

华晓宁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策略两方面全面总结了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手法。分析了建筑与景观形态整合的缘起,进而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对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建筑与景观的整合形态进行了分析解读,并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代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理念。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解析了景观形象、空间和结构三个层面的形态构架,结合大量建筑实例,从这三个层面分析、归纳和总结了当代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手法。

本书可供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的从业人员、城市管理人员以及大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师生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华晓宁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641-1639-2

I. 整… II. 华… III. 景观—园林设计
IV. TU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36 号

整合于景观的建筑设计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 汉
网 址	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箱	press@seu.edu.cn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电 话	025-83793191(发行) 025-57711295(传真) 025-83791830(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1639-2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序

整合是一种统筹,统一、均衡、一致、组织的含义,即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造的、修建的进行协调的组合,这是当今建筑设计的重要条件。将建筑置于环境设计之中,是谓环境设计。环境是相对的,大至大地,小为地段、街区,处于相对之中。

景观设计是当今之时尚。但人们应当十分重其外部,即地形、地理、地势、地质、土壤以及气候、地区的经纬度。在城市中它所处核心(即中心地区、次中心地区、CBD的位置),是否处于轴的对景或偏于对景等;在地段中是在诸建筑群的主体抑或是配角,总之它处于城市构架之中。建筑及其界面至关重要,界面不论是建筑的立面,抑或是街道、广场的界面,及自上而下的俯视的第五立面,至关重要。所谓景观是指人的视景,视景的层次、远近都分外重要,远、中、近都需要关注的。

建筑的景观要在使用功能的基础上,重视入口、道路宽度、边牙、建筑的体形、轮廓线、侧影、线形、色彩、细部的凸凹、光影,特别是尺度及其比例陪衬、门窗之间的关系、墙、屋顶等等。

在城市的街区中,与自然联结的绿化、植物配置无不是景观设计、环境设计。其中植物配置是大要素,植物配置是自然生态的,十分要紧的。今日我们讲生态、讲绿色、讲健康,离不开生态可持续发展。我们讲生态城市、生态建筑都要置于其中。当今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也应纳入景观之中。

本书是一篇博士论文,在读博士后期间又加以充实完善,是一篇供建筑学、规划学、景观学可读的好书。书中叙述详尽,资料完备,有参考价值,是为之序。

齐康
2009.5.14

目 录

引 言	1
1 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缘起	10
1.1 经济活动	11
1.2 建造材料与技术	12
1.3 自然生态条件	13
1.3.1 地质水文	13
1.3.2 气候	14
1.4 社会文化机制	17
1.4.1 世界观	18
1.4.2 社会生活	19
2 不同历史文化中建筑与景观整合的解读	22
2.1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建筑与景观	22
2.1.1 “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	22
2.1.2 极化共存的整合意象	24
2.1.3 山水审美与文人阶层	25
2.2 西方文化演进中的建筑与景观	27
2.2.1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27
2.2.2 欧洲中世纪	30
2.2.3 文艺复兴及其之后	32
2.3 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建筑与景观	35
2.3.1 现代主义建筑	35
2.3.2 有机建筑思潮	37
2.3.3 城市层面的探索	38
3 当代建筑与景观环境的整合理念	42
3.1 对整体性的认识	42
3.1.1 生态科学的教益	42
3.1.2 结构主义的参照	44
3.2 对连续性的理解	46
3.3 现象学与场所理论	47
3.4 艺术的旁观——从雕塑、大地艺术到大地建筑	48

4 景观环境的形态构成解析	55
4.1 景观实体及其形象特征	55
4.1.1 土地	55
4.1.2 水体	60
4.1.3 植物	62
4.1.4 人工营造物——建筑物、构筑物与城市	64
4.2 景观空间	66
4.2.1 山地地段景观空间特征	66
4.2.2 滨水地段景观空间特征	67
4.2.3 植物与景观空间	68
4.2.4 城市景观空间	70
4.3 景观结构	72
4.3.1 景观结构研究的发展	73
4.3.2 景观结构中的点要素	75
4.3.3 景观结构中的线要素	78
4.3.4 景观结构中的面要素	85
4.3.5 要素的整体关联——景观作为场域	86
5 建筑整合于景观结构的设计策略	91
5.1 “轴”的整合	92
5.1.1 潜在关联的显现	92
5.1.2 显性线的强化	95
5.2 “核”的整合	97
5.2.1 建筑确立为“核/中心”	97
5.2.2 建筑顺应和强化既有的“核/中心”	104
5.3 “群”的整合	105
5.3.1 布局、范围与外廓	105
5.3.2 群体风貌	110
5.3.3 “群”的共存与互动	111
5.4 “架”的整合	111
6 建筑整合于景观形象的设计策略	116
6.1 建筑与地形景观的形象整合	116
6.1.1 建筑形体与地形的融合	116
6.1.2 建筑形体与地形地貌的同构	123
6.1.3 建筑材质与土地肌理的整合	128
6.2 建筑与水体景观的形象整合	129
6.2.1 轻盈空透的形象意向	129
6.2.2 水平性与飘浮感	131

6.2.3 拟物的手法	131
6.2.4 滨水建筑群体的天际线	133
6.3 建筑与植被景观的形象整合	134
6.4 建筑形象与景观的尺度配合	135
7 建筑整合于景观空间的设计策略	138
7.1 景观空间与体验	138
7.2 “内”“外”的连续性	140
7.2.1 内在空间的外拓	140
7.2.2 中介空间	145
7.3 空间氛围的整合	146
7.4 主体运动与景观体验	148
7.4.1 运动中的视景组织	148
7.4.2 运动中的空间体验	149
结语:走向一种大地建筑	153
主要参考文献.....	156
图片来源.....	162
后记.....	167

引言

建筑之惘

人是生存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指导大地之上的建筑形态的生成,可以说是建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建筑形态包括实体形态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显现、密不可分。对于建筑形态的设计成为建筑设计的基本内容。

建筑形态生成的缘起与机制是多元而综合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环境……各种因素都对建筑的形态产生制约与影响,同时却又是源泉与催化剂。

在当代,建筑形态的设计面临着困难与挑战。1999年UIA北京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描述了当前建筑学所面临的挑战:“环境祸患、混乱的城市化、建筑魂的失落……”^[1]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地方,许多建筑追求个体的完满与表现,光怪陆离,却又风格杂糅、孤立、各自为政,迷失了基本的立足点,在“多元化”的面纱下是混乱而无序的现实,缺乏与整体环境的协调与和谐。而这正导致了作为整体的景观的混乱,介入景观的人工营造物与原有的景观结构、景观风貌缺乏关联与统一。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曾被我们寄予希望的来自历史与传统的借鉴对于当代建筑形态和人居环境能有多大的增益是令人怀疑的。时代精神要求发展出建筑设计新的取向、语汇与手法。而这种属于当代的建筑设计取向又将来自何方?建筑陷入了迷惘。

景观之惑

仅仅在不久之前,关于“landscape”与“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译名发生了一场喧嚣的争论,出现了诸如“景观”、“风景”、“地景”和“景观建筑学”、“园林学”、“景观设计学”、“景观营造学”等不同称谓。^[2]这既反映了概念本身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也反映了人们对概念认识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对“landscape”的译名争论看似只是属于风景园林学科的问题,却和建筑学和建筑形态研究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对于“landscape”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对于建筑(architecture)与“landscape”的关系的理解。

在我国,论及“architecture”与“landscape”的关系,习惯上人们会想到耳熟能详的“风景建筑”。“风景建筑”之所指,乃是指风景名胜区内的建筑。^[3]这一术语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风景名胜文化研究热潮中出现的。根据王莉在其研究中的界定,风景建筑“是指位于风景区内或独立的风景点内,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并直接和风景审美、旅游服务等发生关系的人为环境”,具有地域性、观赏性和关联性的特征。她同时列举了一般公认的“风景建筑”所包含的内容:“从西方以宏大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的圣殿、卫城,到西方中世纪自然风景中的城堡及修道院;东方隐于名山胜景中的寺庙、道观、石窟、山庄到近现代风景旅游开发环境中的旅游度假村、疗养院、俱乐部。”^[4]而风景建筑研究则主要包括建筑与风景因素之间的形态和空间的关系、一定区域内建筑与风景长期作用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样两大方面的内容。国内建

筑界对于这一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在武夷山风景区等地的实践和相关的理论探讨与经验总结,是卓有成效和成就斐然的。

“风景区”、“风景名胜区”基本上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被界定为“风景名胜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欣赏、休憩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1]其中风景名胜指“著名的自然或人文景点、景区和风景区域”;风景资源则是指“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为风景游览对象和风景开发利用的事物的总称。”^[2]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环境作出审美判断上的分级,将风景置于这个层级系统的顶层:“地貌与自然带共同构成自然景观。当它具有良好的视觉质量及审美特征时,就为风景的形成提供先决条件。”^[3]“凡是富有美感的自然景观,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的优美景观都可以理解为风景。”^[4]“风景”似乎总是与自然要素占主体的环境以及特定的旅游休憩活动联系在一起。

而在当代,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和深入,landscape 景观涵盖的范围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它已经包含了建筑单体、群体、城市乃至一定区域内大地表面实体存在和空间的总和。按照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构筑的体系,景观位于建筑和城市的更上层。^[5]建筑既以其为背景,又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居环境的景观,并非像“风景区”那样往往以优美的自然风光为主体,并具有良好的视觉审美质量,而是具有千差万别的景观特质。而“风景建筑”仅代表了建筑在景观中的存在的一部分(尽管它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风景建筑”的功能类型和规模往往较为有限。因而当代建筑与景观形态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既有的“风景建筑”相关理论和实践所能完全应对(尽管“风景建筑”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有研究者指出:“将‘风景建筑’的涵盖范围仅仅界定为‘位于风景区、园林之内的建筑’,而忽略对风景区、园林以外的为数众多、涉及面更广的其他风景环境中所存在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建筑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地阐释前人在建筑与各种环境景观和谐共生方面所积累的深邃理念。”^[6]

另一方面,在我国,对于“景观”的热切关注大约发生在 90 年代中后期并延续至今,有关景观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从整体上看,这种热潮反映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日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这种景观热之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时候“景观”本身被误读、扭曲和异化了。它或是被理解成一种表面的视觉景象,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仅仅停留在“欣赏”、“悦目”的层次,而其内在的深层结构和形成机制则被人忽视;或是囿于传统的学科局限而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于人工化的建成环境的一种补充和修饰,乃至被用来作为对质量低下的建筑和城市环境的遮掩,沦为虚假的皇帝新装,甚至有时它还成为一种彰显政绩的工具而劳民伤财,或是成为增加房地产卖点和附加价值的标签和幌子。因而,“景观”的热潮虽然在局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人居环境质量(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在总体上,可能还远未实现它的真正价值。

按照诺曼·牛顿(Norman Newton)和汤姆·特纳(Tom Turner)的定义,“外部空间”是 Landscape Architecture/园林学^[7]的工作对象和职业目标核心,^[8]而与之相对应而又相辅相成的,通过人工营造的建筑的介入和参与,在大地表面塑造一种整体、和谐、有序的实体形态环境,则建筑学和建筑师责无旁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长久以来,建筑师在这方面所做

的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除了在一些属于“风景区”的特殊地段,人工营造的建筑与景观尚能够形成和谐的整体之外,更重要的,在许多区域,由于缺少一种学科整合的总体视角的指导,缺乏通盘的考虑,建筑师、城市规划与设计师、景观建筑师各自为政,缺乏整合,导致作为整体的景观缺乏协调与秩序。

整合之潮

在我们所居住的大地上,千百年来安定祥和的生活场景已经渐行渐远,新的秩序又难以形成。建筑背离了它所依托和存在的背景,因而迷失了方向;而无目标、无节制的所谓“多元”则进一步加剧了景观的无序。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使建筑重新复归于大地,锚固于环境,从而走向两者必然的互动与整合。

齐康教授指出:整合“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改造、更新和创新,即以创造人们优良生态环境、人居环境为出发点的一种调整,一种创新的设计和建造。宏观上是自然与人造环境的整合,又是人造环境本身的调整,它是一种建设活动。整合的目的是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整合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是策划、设计,是一种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从环境出发对人们生理、心理的调整。从范围讲整合可以是地区的、城市的、分区的、单元的、地段的。整合的内容是结构调整及其对物质和精神建设的影响,从时间上讲是一种新陈代谢,是一种系统、项目、类型、地段、用地的重新调整和适配,最终又是一个过程,一种模式,一种形态的研究,一种发展、保护和控制的研究。”^[12]形态的整合意味着不同要素以某种有秩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统一而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的整体形态;意味着局部形态相对于整体形态的服从与契合;意味着不同局部之间形态的协调与适应。“整合”思想的核心,是对既有结构的把握、使用和改良。^[13]

在国内,从目前可见的文本来看,《建筑师》第33期发表了1987年“建筑科学的未来”学术讨论会的一系列关于建筑与环境的论文,表现出国内建筑界在这方面的较早认识。其中布正伟先生谈到:“……因而人们将逐渐改变多注重于建筑模式规范性和典型作品个性化的倾向……应当把审美意识的重心从‘建筑空间’移向‘时空环境’。”^[14]将建筑置于一个更广的视野内考虑其形态的设计,这样的做法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园林学这三门相互紧密关联的学科的深入发展,以学科交叉和整合、“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指导人居环境的营造,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年来在国际建筑界,建筑形态与景观形态的深层次整合也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乔瓦尼·马乔科(Giovanni Maciocco)写道:“环境尺度促进了从‘城市母亲’的神话向‘地球母亲’的神话的转变……与这种‘广义地理学’相关的探索,导致了将建筑视为地形的一个层面的设计构思……有一种迫切要求是以作为对既定世界象征的表征性概念的形式来思考设计。这种需要促进了对与场地之间关系的加强;对出现一种新的关联秩序,与广义地理学相关的秩序的渴望,将强调出超越场地范围的意义。……这是一种从作为封闭体系的设计——典型的表征性概念——向作为开放体系的设计的转变。”^[15]El Croquis 1998年关于西班牙建筑师的专辑和Architectural Review 2002年关于荷兰建筑师的专辑不约而同的以“Artificial Landscape”为题,将建筑的营造视为一种人工化景观的生成。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UIA大会上,两位主题报告人不约而同地将建筑与景观的整合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吴良镛在他执笔的《北京宪章》中号召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合”;^[16]

而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则提出“将景观形态作为一种拯救策略(landscape form as a redemptive strategy)”。^[17]肯尼斯·弗兰普顿近年来对于建筑形态与景观形态的关系问题相当关注,2004年在他的主持下,在南京举行了“结构、肌理和地形(Structure, Fabric and Topography)”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建筑与景观整合的问题。有研究者注意到,200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所呈现一个鲜明的趋向是所谓“都市建筑的景观化倾向”,亦即“将景观作为都市建筑的要素来处理,或将建筑与城市作为景观的生成物,把建筑与城市当做景观的一部分来处理,在大地空间中插入、联结、缝合建筑空间或城市空间。无论在视觉景观上、还是空间形态、场地中,三种空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城市、建筑与景观互相交替覆盖了地形,打破明确的界限,从而在城市与景观、建筑与景观之间,建立一种互为图底关系,一种新的空间秩序。”这样的取向业已进入诸如英国建筑联盟(AA)等著名建筑教育机构的教学实践中。^[18]在实践领域,许多知名建筑师都将建筑与大地景观的整合作为一贯或近来的建筑形态创作的取向,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

在倡导一种整合设计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提示一种学科整合的思路与方法。

建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近现代以前一直是人们处理环境营造问题的主要工具,涵盖了营造过程(从独栋建筑到城市营建)的各个方面。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在营造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于是学科走向细化和分工。园林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自诞生以来,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营造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在美国,甚至专门的城市规划学科也是从其中分立出来的。建筑、城市、景观鼎足而三,分别向相关但又区别的领域深入发展。而在当代,根据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吴良镛先生执笔的UIA《北京宪章》提出“要保持建筑学在人居环境建设中主导专业的作用,就必须面向时代和社会,加以扩展……三位一体: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合”,并试图“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要点整合为一。”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强调综合,并在综合的前提下予以新的创造,是建筑学的核心观念……新世纪的建筑学的发展,除了继续深入各专业的分析研究之外,有必要重新认识综合的价值,将各方面的碎片整合起来,从局部走向整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19]本书对于建筑与景观形态整合的讨论,涉及建筑、城市和景观,同时又将涉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试图运用并倡导建筑学科、城市学科、景观学科的整合,以建筑学为核心,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综合,形成新的视角与方法,从一种整合的研究走向学科的整合。

国际建协1977年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Charter of Machu Picchu),就已经将“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形容为“建筑语言中的常数或‘不变数’”,并指出:“……建成环境的连续性,意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20]22年后,《北京宪章》又一次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远见卓识,这既意味着建筑学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未有得到解决,建筑学依然任重道远,也意味着整合的认识和策略经过时间的考验,是人们共识的未来之路。

概念界定与本书框架

汉语中“景观”一词的由来尚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景观”这一词汇来自于日本学者对于“landscape”一词的转译,后经由留学生引入中国。^[21]在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对“landscape/景观”的理解事实上基于几种不同的着眼点。

一是着眼于人们主观感受的描述,把景观理解为人们心目中的感受和印象,尤其强调视觉感知和景象。原先仅限于自然风景,后来逐渐扩展到人工环境。这种理解可以说合乎汉语“景观”一词的字面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前许多人对于景观的认识。相关的研究包括对于视知觉规律的研究和景观视觉评价等方面。在视觉影响和评价方面,景观被等同于有特色的景物和怡人的景色。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的景观评价研究就是指对视觉质量(visual quality)的评价,并将其等同于风景质量(scenic quality)。^[22]而在实践领域,则注重特定视点和特定观景方向上的优美场景以及场景序列的安排和营造。换言之,在此景观主要被视为事物在形态方面的一种属性。

二是着眼于客观实在的解释,把景观视为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事物。这种理解基于“landscape”在英语中的词源和原初含义,根据汤姆·特纳等人的研究,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印欧语系中的“landscape”或相应词汇的原初意义基本上都是指“一片土地”,而不是对它的描摹。^[23]这基本上是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概念的立足点。19世纪中叶德国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将“景观”以“某个地理区域的总体特征”引入地理学,并提出景观是地理学的中心问题。^[24]1913年,帕萨格(Passarge)指出景观是相关要素的复合体,景观学体系是地理学的基础,并在德国形成了以制图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景观地理学研究;^[25]同年,苏联景观学代表人物贝尔格(Berg, Lev Semionovich)提出,景观是“地理综合体”,并对景观与其组成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景观的发展与起源进行了研究。之后,以宋采夫(НА СОЛН-УСБ)、伊萨钦科(A. G. Isachenko)为代表的区域学派提出景观是具有相同地质基础和气候的、发生上一致的地域,由多个限区组成。^[26]俄国地理学家把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都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把研究生物和非生物这一景观整体的科学称为“景观地理学”(Landscape Geography)。这种整体景观思想为以后系统景观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27]而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是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具有异质性的空间镶嵌体,^[28]是生态系统的载体,是整体性的生态学研究单位。^[29]肖笃宁认为景观是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它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30]

对于“Landscape /景观”的第三种理解的着眼点则是客观环境与主观感受两者的结合,将景观视为客观存在与主体对它的认知体验的综合体。“要理解‘景观’,就有必要充分认识在日常生活中易被人忽视的大空间环境以及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时间中生存着的自我。”^[31]从主体认知的角度,景观生成的途径包括美学途径(审美立场)、心理学途径和历史文化途径;而从客体实存的角度,景观是自然力、自然过程和人类生存活动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基本上是当代营造学科(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园林学)视野内“景观”的完整内涵。

本书对于建筑与景观形态整合的讨论,基本上基于上述第三种对于景观的理解,主要在环境的层面上来讨论景观,同时强调人在景观中的存在。

景观概念始终联系到人,即使是那些“纯自然”的景观,尽管并不属于“建成环境”的范畴,也仍然是作为人类的认知对象而存在的。景观是人化了的自然。人类的栖居行为不断改变着既有景观的面貌。费尔布拉泽(Nan Fairbrother)将景观理解为“栖息地+人”(landscape=habitat+man)。迈克尔·劳利(Michael Laurie)将景观理解为自然和社会系统双向作用的结果。^[32]这些都充分表达了景观与人类的生存活动不可分割的关联。诺伯格·舒尔茨指出:“景观本来是背景,然而又有其本身的结构。”^[33]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 B.

Jackson)认为:“景观是经人造或人类改变过的空间构成的整体,用来作为我们集体存在的基础结构或背景。”^[11]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基础结构”较之“背景”可能更为准确一些。“背景”的概念包含了较强的“场景化”和“主客两分”的意味。而“基础结构”则意味着人是身在其中的。这就意味着景观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视觉场景,而是具有空间性和结构性。对它的认知不仅仅基于观视,而是要通过空间知觉与体验。施吕特尔·奥托(Schlüter Otto)指出:“景观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缔造的生存空间”。^[12]

因而,本书所讨论的景观,是将它理解为大地表面的整体人居环境的形态表征。它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是自然化要素和人工化要素形成的综合体,是人们的栖息地。景观是一种人类存在的基础性结构和生存空间。

本书主要是在环境的层面上理解景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景观又并非完全等同于“环境”。环境(environment)是环绕于人类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它们既可以实体形式存在,也可以非实体的形式存在。^[13]而景观则强调一种形态表征,亦即外显的、可见的部分,一种形体环境。当然,作为一种外在的、显性的环境,景观的形态受到内在的、隐性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同时,按照得到普遍接受的一般理解,尽管是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本书所讨论的景观并不包含建筑的室内部分。

从生存环境的层面上来理解,景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呈现着极为复杂和多变的形态。总体上,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两大部分。

根据自然地段条件的不同,自然景观包括山地景观、滨水景观、林地景观、荒漠景观等不同类型(地理学的研究中还能够做进一步的细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形态特征。

人工景观则根据人类营造活动的不同目的以及与之相应的景观环境的不同性质,包括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工业景观、园林景观等。一般认为,广义的城市景观是一个城市或城市某一空间的视觉总体,包括景观各要素的结构特征、功能特征、文化特征、人的视觉感受以及其中的社会生活等,而狭义的城市景观则主要是指人们视觉所能感受到的城市的审美环境。^[14]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把一定地域组织起来的居民点,是该地域或更大腹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15]是人工建成环境的极度集聚。在城市景观中,人工营造物和建成环境在总体上占着主体地位。对于乡村景观的一般理解基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定居的范围,是具有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内涵的景观类型,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地区,是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的地区。乡村景观区别与其他景观的特征在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景观和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16]乡村景观在我国目前则是一个较新的景观实践领域。以往的风景园林学科一般着眼于本身已有较好的环境质量和审美品质的自然环境(亦即自然风景区)上,近年来才将目光扩展到更为广义的景观范畴。园林景观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被圈围起来的、经由人工规划设计和整饬修饰过的自然,用做休闲游憩的场所。其中建筑一般占着较小的比重(当然在当代也开始出现以人工建造环境为主体的园林)。这也是我国传统的风景园林学科所重点关注的领域。园林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17]亦即英语中的 Garden 或 Park。从人类历史早期用于种植和饲养的园、苑、

园、圃,到近现代的公园、风景名胜区乃至国家公园,园林景观所包含的内容、界域和复杂性具有相当大的跨度。

而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又和人工营造的环境相互结合,形成山地城市景观、滨水城市景观、平原城市景观、山地乡村景观、滨水乡村景观、平原乡村景观等丰富的景观环境类型。

从形态研究的角度出发,不同类型的景观环境能够被归纳到一个统一的形态架构之下,以便于人们从一个更为基础和整体的视角上来探讨建筑形态与其所处其中的景观环境的互动与整合关系。因而,“大地景观”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它是一种基础性的景观环境,是“地理区域内的地形和地面上所有自然景物和人工景物所构成的总体特征。”^[11]它具有宏观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它的宏观性并非(如一般习惯上所认为)意味着更为广大的视域和范围,而是意味着更为整体的视角。它不拘泥于具体的场地性质的差异,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关注于大地表面人工物与自然物、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综合体。而这正体现出它的基础性:它是各种类型的具体的景观环境的形态基础。

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本书的研究以建筑形态设计为核心,强调多学科交叉与综合。

相关研究指出:形态学最初是一门研究人体、动、植物的形式和结构的科学,在以后出现的生物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形式和结构的综合研究,使形态学同时涉及艺术和科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它的研究对象是事物的形式和结构的构成规律。目前已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并不断得以完善。建筑作为一种空间构筑体的艺术,首先给予人的是其物质实体的形态丰富性,无论是纯净的柏拉图体或是复杂的现代几何体,简明的整合对应关系或是离散破碎的组合,各种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建筑均显现出一种外在的三维的空间存在形式与内部结构逻辑规律。这种外显的存在形式正是建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标志。建筑形态学是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建筑造型设计的学科。

建筑形态是建筑内外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社会结构、自然环境、经济水平、民族传统、心理定势等构成了特定建筑形态的制约因素,并通过现实的建筑形态表现和反映出来。随着社会的变化,建筑形态呈现出丰富的类别和样式,每种形态类型原始结构的形成总与人类的需求(功能的或象征的)相联系。^[12]

建筑形态学研究一般在构成要素、组织结构和形态构成等方面展开。

构成要素 形态由各种要素组合而形成。要素以不同的数量、不同方式进行的组合导致了一维、二维、三维的丰富多彩的结构形式。或者说不同形式的根本区别就产生于要素之间的不同组织法则。因此,这些要素是分析建筑形态的基础。

组织结构 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永久的和暂时的特性之总和称为形式。形式是由其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组织方式构成的,这种组织方式称为形式的结构。在形态学中,形式结构的构成方式和关系则是研究的重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适用于各个领域的不同形式的普遍规律。

形体构成 形体构成也叫几何关系构成。众所周知,对于形式的研究离不开几何这一数学手段。几何学的发展与人类对其所生存的空间的理解紧密相连。在建筑领域自古以来,建筑师们一直以几何作为其构思和表现形式的有效工具。形体的几何组织关系,是建筑形态存在的外在表现,而建筑的功能使用性则是得益于建筑的空间存在,实体与空间既相互独立,又互为有无,不可分割,它们共同构成了有机统一的建筑形态。因此,建筑形态构成包

括形体的构成和空间的构成两方面,是把构成建筑形态的基本要素按照一定的造型原则和空间序列组成某种具体的形态形式。形态构成是人们感知建筑形态的核心部分。

本书一至三章从理论上讨论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理念及其发展历程:首先分析了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缘起,包括经济机制、建造材料与技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等要素的作用,其中社会文化是影响和指导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的最主要、最具活力的要素;既而,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回顾了建筑与景观环境形态整合的发展历程,并对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建筑与景观环境的整合形态进行了分析解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设计的当代理念。

四至七章分析景观形态,并讨论建筑设计与之整合的实践策略。对于景观形态的解析,本书试图建立一个涵盖景观环境的不同类型和不同构成要素的、统一而基础的形态构架,并以之成为形态整合研究的基础。根据相关研究的成果,这一形态构架建立在景观的形象、空间和结构这三个层面上。形象有关实体的体形与界面特征;空间有关场地的围合限定以及主体的体验;而结构则是一种组织秩序和构成方式。继而,结合大量建筑实例,本书分别从组织结构、形象风貌和空间体验三个方面,分析、归纳和总结了当代建筑整合于景观的设计策略与手法。组织结构的整合包括轴、核、群、架的整合;形象风貌的整合包括建筑与地形景观、水体景观、植物景观的整合以及尺度的适配;而空间的整合则以连续性为目标。

本章注释

- [1] 吴良镛执笔. 国际建协“北京宪章”(稿)[C]. 见:面向 21 世纪的建筑学. 北京:第二十届国际建协 UIA 北京大会科学委员会编委会, 1999. 1-2.
- [2] 仅本文参考文献中所引用的相关争论的文章就达 17 篇之多,这还远不是全部。
- [3] 丁文魁. 风景名胜研究[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 20-468
- [4] 王莉. 制约与回应——地域性风景建筑理论与实践[D]. 南京:东南大学, 1999: 56.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CJJ/T 91—2002.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 [6] 齐康. 风景环境与建筑[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89: 1.
- [7] 谢凝高. 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
- [8] 诺伯格·舒尔茨著. 存在·空间·建筑[J]. 尹培桐译. 建筑师, 1986(24): 226.
- [9] 应文. 四川传统风景建筑生态态势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重庆大学, 2005: 3.
- [10] 目前对于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的中文译名尚存争议。在此按 CJJ/T 91—2002《园林基本术语标准》的规定。而笔者更愿意称之为“景观营造学”
- [11] 董聰. 景观形式的生成与系统[D]:[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2001: 15-16.
- [12] 齐康. 城市建筑[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37.
- [13] 金俊. 理想景观——城市景观空间的系统建构与整合设计[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3.
- [14] 布正伟. 现代环境艺术与未来建筑师[J]. 建筑师, 1989(33): 44-47.
- [15] 安东内拉·胡贝尔编. 地域·场地·建筑[M]. 焦怡雪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197-199.
- [16] 同注 1.
- [17] Kenneth Frampton. 千年七题:一个不适时的宣言[J]. 建筑学报, 1999(8): 11-15.
Kenneth Frampton. SEVEN POINTS FOR THE MILLENNIUM an untimely manifesto[EB/OL].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3575/is_1233_206/ai_58310728/pg_1. 两个文本相互对照,颇有差异之处,本书中主要以英文文本为准。

- [18] 陆邵明,王利民. 景观化都市建筑学——从2004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看当代先锋建筑与教育[J]. 华中建筑, 2006(9):115-116.
- [19] 同注1.
- [20] 陈占译. 马丘比丘宪章[EB/OL]. <http://www.oldbj.com/bjview/ReadNews.asp?NewsID=575&BigClassName=%C3%FC%C9%BD%D6%AE%CA%AF&BigClassID=21&SmallClassID=33&SpecialID=22>.
- [21] <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16&id=2175383&sty=1&tpg=1&ppg=3&age=1#2175383>. 参见:樋口忠彦《日本景色史·序》. 据地理学家辻村太郎《景观地理学讲话》(1937年)一书,“景观”是植物学者三好学从德语“landschaft”翻译来的.
- [22] 贺志勇. 公路景观环境评价与3S技术应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03:32.
- [23] 吴家骅. 景观形态学[M]. 叶南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3.
- [24] Naveh, Z. and A. S. Lieberman.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4:356.
- [25] 王凤慧. 国外现代景观地理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J]. 地理研究, 1987, 6(3):81-89.
- [26] Apmand D D. 景观科学[M]. 李世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 [27] 俞孔坚.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1987, 9(4):433-438.
- [28] 角媛梅, 肖笃宁, 郭明.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的综合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1):92.
- [29] 陈波, 包志毅. 景观概念的误用[J]. 新建筑, 2004(6):35.
- [30] 肖笃宁, 李秀珍. 当代景观生态学的进展和展望[J]. 地理科学, 1997, 17(4):356-363.
- [31] 东孝光. 都市景观的整治[J]. 佟雪艳译. 城市规划, 1999, 23(10):59.
- [32] 转引自郑忻. 山地风景区的建筑空间组织(上)[J]. 建筑师, 1987, 28:50.
- [33] 诺伯格·舒尔茨著. 存在·空间·建筑[J]. 尹培桐译. 建筑师, 1985(24):226.
- [34] J. 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3-8.
- [35] 地理学发展简史[DB/OL]. <http://kpzl.baoji.gov.cn/Newspage/show.php?id=11032>.
- [36] 同注19.
- [37] 金俊. 理想景观——城市景观空间的系统建构与整合设计[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5.
- [38]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 [39] 王云才. 中国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博士后工作报告]. 上海:同济大学, 2003:4-22.
- [40]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规划卷》电子版.
- [41] 李嘉乐. 现代风景园林学的内容极其形成过程[J]. 中国园林, 2002(4):5.
- [42] 卫大可. 建筑形态的生成机制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0:1-13.

1 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缘起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着景观的面貌:迁徙与定居,农耕生产,对于土地的整饬开发……今日我们所见、所在的景观环境,基本上都已是被人力介入或改变了的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杰弗里·杰里科(Geoffery Jellicoe)有所谓“人类景观”(human landscape)的提法。

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认识与要求由来已久。这是与人们在景观环境中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的。形态的整合,包含建筑择址、布局、营建的全过程。

择地营居是建筑与景观环境的形态整合的第一步。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景观形态结构的认知和分析,以及对建筑介入景观后形成的整体形态的预计,从而才能做出选择和取舍。中国传统的风水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期。有学者认为如考虑其经验性实践雏形,至迟可以追溯到周代先民在商代的迁徙。^[1]《诗经·大雅·公刘》曰:“笃公刘,于胥斯原……逝彼百泉,瞻彼溇原……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泉流……度其夕阳,豳居允荒……于豳其馆……止基乃理,爰众爰友。”唐人吕才在《五行禄命葬书论·叙宅经》中描述道:“逮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中国古代的风水之术主要兴盛于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这并非偶然。这些地区的地形主要以丘陵、平地间杂为主,大地景观的形态特征十分鲜明,因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景观形态和结构的关注。同时,由于地形制约,这些地区的人地矛盾也相对突出,人们需要精心选择适于人居的场址进行建筑营造。而在西方文明史早期,同样有着类似中国风水师的职业以及类似的相地行为。

根据聚落地理学的研究,人工营造的建筑聚落一般产生在以下的地段中:

- 平原上较高的小型高地:一方面免于水患,也利于筑墙防御;
- 平原上的地垒与方山山区:主要便于防御;
- 盆地的中心地区:易于生产,易于获取水源,四周有天然屏障;
- 山地中的隘口或山谷的出入口:交通要冲,利于商贸,同时也是军事要地;
- 河流交汇的分叉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河道起到屏障作用;
- 沿海港澳附近:基于渔业和海上贸易;
- 河谷中的河阶地带;
- 滨海平原的山麓地带;
- 山坡与冲积扇的接触线上;
- 沙漠中的绿洲。^[2]

在这些聚落发生的地段,介入景观的建筑与景观又存在着形态上的密切呼应、关联和互动,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的丰富多彩的风貌。

总的来看,建筑与景观的形态整合是在经济、技术、生态、文化等多种要素的作用下发生的。